

四明叢書

張宗樸

楊氏易傳卷六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三三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爲大爲君子陰爲小爲小人三陰往而居外三陽來而居內道之正也道之正者爲和爲同爲宜爲治爲泰爲吉亨道之不正者爲不和爲不同爲失宜爲

亂爲否爲凶塞故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而萬物泰通此道之正者內陽外陰於時爲生育於氣血爲安和於德爲內健外順而宜內健中不可屈外順無忤於物與邑屬內桂之小人異矣於政爲內君子外小人而治內君子君子道長外小人小人道消聖人不能使天下無小人不使居內亂正其道消而已凡此無非道之正者此特言其大略耳若夫詳言凡正之類奚勝窮大抵正無不利邪無不害人道謹諸此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當天地交和泰通之時元后亦何所爲哉財成輔相以左右斯民而已財裁也裁成天地之道若置閏定時掘地決川烈焚山澤之類加人力以裁成之也輔相天地之宜若賓日饒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之宜而蕃毓之之類順其所宜而輔相之也裁成輔相則三才之氣順正協敘順正協敘則和育蕃昌故夫財成輔相皆所以左右民使得其所民

性自善自中惟左右之使飢寒不切其身不拂亂其性又以五禮防其僞而導之中以五刑防其過而於中凡此皆所以左之右之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知民性之本善故左右而養之後世不知民性之本善無禮樂刑政以左右之三才之氣乖亂凶災饑饉淳臻民困窮無告又立法以利導民之私欲以亂法導亂民及民抵冒肆犯則又曰民頑不可訓遂傷殘之又輕重不當爲善者未必免爲惡者未必刑罪重者得輕刑罪輕者得重刑民益亂不知所爲盡胥而

爲惡皆由不知民性本善不左右之而困之又直擾害之故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之必我與惡人知善人之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爲不正爲利爲亂義不得不違之也

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無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
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
包之也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
者不協於極而已猶未罹於咎君子當包受之寬以
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無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無所畏懦之象謹畏不
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
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羣賢畢
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

民何所賴至治何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發破君子畏
懦之蔽敢以變通大有爲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
易以遺忘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睿智周之光被無外朋者所親也朋亡
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尙
皆用之而況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尙上也得乎道
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
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

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道自
小賢小智觀則謂之大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
無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
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無思無慮
無偏無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
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爲而萬物畢照道心
無我虛明洞照萬理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
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
無二道而世之秉正者未必能中虛無我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無有平而不陂者無有往
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
消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無
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者於食有福祿之可保也
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放逸而失以
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無往不復天
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

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蓋道可
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
於是爻見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貞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
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羣衆皆來之象夫惟富乃能用其鄰六四陰虛
不富而乃能以其鄰者小人同類皆失勢位皆欲復
來以其中心之所願故不待約而自孚應聖人於此
明著小人之情以教君子又因不富之辭而發之曰

皆失實也謂富爲實小人之情也聖人不然小人昏迷自不知本性之善爲失實也此聖人之微旨惟明者知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帝王之女不嫁公侯自古有之曰帝乙者豈歸妹之禮至帝乙而明備乎六五謙柔中虛以用九二之大賢亦猶帝女下嫁謙虛用賢必獲元吉言祉明吉之盛象曰中以行願者明六五非利於此而勉爲謙降也六五得道焉中者道之異名蓋其心所願自爾謙虛

所謂謙虛者卽道也故曰中以行願也得道者非於
心外得之心卽道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城隍塹也城圯而復於隍世亂至此勿復用師徒驅
亂民置之死地不然則前徒倒戈矣用師適足以促
其禍至此已不可收拾於大亂不可收拾之中聖人
亦略致其誨庶其小支曰姑自邑告命言姑自近極
之雖出於真正猶終恐不免於吝吝者文過亂亡之

君難於扶持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垂亡之君有能翻然悔悟已過不復文飾暴白已過誠心改更則亦可感動國人人之愛敬其君天下之所同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所患亂亡之君往往終於文過天命無常惟人所召人道亂則天命亂曰其命亂也古書多以己所居邑曰邑王率割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謂己邑

三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
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不曰匪人而否匪人者時進匪人既已否矣故不
利君子貞然則君子當退而憂世不已之君子猶進
說不已是謂彊聒必取干時之禍聖人誨之曰否之
匪人不利君子貞欲使君子知否之自天而非人則

君子無所用其力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彼彊聒不已之君子雖忠而非義大易之道不然道
必無我如太虛如天地如四時之錯行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窮則行於家
達則行於天下一也陽爲大爲君子當居內今乃往
而居外陰爲小爲小人當居外今乃來而居內非上
下交之道故凡不正之類爲不交爲不通爲無邦人
君生長乎富貴崇高之中難乎盡知治亂之情狀聖
人於是告之曰上下不交卽爲無邦庶乎因上下之